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襄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證法因事有功曰

襄是歲歲
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
公年四歲

疏

注於
是公

年四歲 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虎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郟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郟以

待晉

疏

注郟鄭至晉師 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

所次此書次于郟者為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

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疏

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

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焉
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營來聘

冬者

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疏

注冬者至善之正義曰禮記曾子

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那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

日**疏**注下有至日誤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圖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

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

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疏

注成十至之宋正義曰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為與

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
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
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拔
其地不言取爲楚邑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爲楚
以彭城封魚石爲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旣列爲國非復宋
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也言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
後追書前事若以追爲在後追前則仲尼新意皆是追書
前事非獨此爲追書也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謂之宋志

稱宋

亦以成

疏

於是至宋志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

宋志

爲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爲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爲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爲一國

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

注登成至

繫宋

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

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

取宋彭成以封叛者削正典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欲出附他

國故言復入也若揔而言之俱是背叛於君故云不登叛人也

注稱宋至宋志

正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

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在於殺雖實不克段而書之為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

實非宋地而經書為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以此

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或取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志此宋志鄭志者以

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繁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

東垣縣東南有瓠丘五大夫

疏

注彭城至略之

正義曰案莊八年鄭降于齊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樂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樂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彼以殺之爲重來告故書此以降中爲輕故爲賤略

齊人不會

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

晉

光齊靈公太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郭

荀偃不書非元帥

疏

韓厥至其郭正義曰傳唯言諸侯

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則次郟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郟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郟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郭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今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郭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注荀偃不書非元帥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敗其徒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江為注復時一言之耳

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疏

注徒兵步兵正義曰論語云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此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

待晉師

齊魯曹邾杞

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

焦夷及陳

於是孟獻子自鄭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疏

注於是至不書正義曰

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打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即位年又幼小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

援

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呂留二縣今屬彭城

郡

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譙國鄆縣東北有大丘城迂迴疑

九

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公

冬衛子叔晉知武

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小事大

大國聘焉

大事小

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

之大者也

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無傳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

宋

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

辰鄭伯論卒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疏

注未與至經誤

正義曰論以成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注皆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論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論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爲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爲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互侵鄭

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

疏

注宋雖至衛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
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
少也晉爲兵主故當先書宋雖
非卿以師爲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

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疏 注齊謚至葬速正

義曰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是齊爲謚也葬而舉謚禮之常
也此特云齊謚者以謚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
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
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謚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 於

此始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以偏鄭

疏

遂城虎牢

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

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成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已有故不繫晉也 楚殺

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

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

疏

傳馬牛皆百匹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

正義曰司

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

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
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

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謚法亂而不損曰
靈言謚應共行

夏齊姜

薨初穆姜使擇美楨

楨梓之屬

疏

注楨梓之屬
正義曰釋木云

槐小葉曰楨郭璞曰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楨又云大而
敲楸小而披楨樊光云大老也敲指皮也皮老而麤指者
為楸小少也少而麤指者為楨又云椅梓郭璞曰即
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楨之小別故云梓之屬也

以首

為櫬與頌琴

櫬棺也頌琴琴名猶
言雅琴皆欲以送終

疏

注櫬棺至送
終正義曰

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櫬身棺也以親
近其身故以櫬為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
革棺一柩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柩棺也所謂柩棺也梓棺
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

次柩以椁爲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爲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爲柩鄭玄云柩謂地棺親尸者柩堅著之言也天子柩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柩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爲柩柩即椁是也其柩用椁爲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爲椁者名之曰椁其內必無棺也擇椁爲椁其椁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爲柩不言柩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柩用地即云柩謂地棺也天子之柩自用地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柩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爲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爲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椁琴同文知皆欲以

送終也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

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

焉

穆姜成公母
齊姜成公婦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

詩大雅哲知也詒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

季孫於是爲不

哲矣

言逆德

疏

詩曰至哲矣也其匪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

之爲美德之行矣言知者行事無有不順從者

且姜氏

君之妣也

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

疏

注襄公至之妣曰曲禮曰生日父曰母

正義

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公之妾定妣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

詩曰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

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疏

詩曰至孔偕正義曰詩周頌豐年

之篇也豐有之年多病多黍釀之爲酒爲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禮之禮爲烝嘗之祭鬼神享之則下與福祐甚

周徧言今事姓失禮神將不福祐之也烝進昇與
皆釋詁文倍訓為俱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 齊

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疏

注宗婦至非禮

正義曰諸姜同姓之女也宗婦同
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

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女姜姓之
婦令其皆來魯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者宗婦
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
姜是齊同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為妻者也禮記檀弓云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是越疆送葬非禮也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

城東陽以偪之

為六年滅萊傳
東陽齊竟上邑

疏

召萊子萊子
不會 正義

曰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
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

向魯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欲辟楚役以負擔喻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 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言盟誓之言 免

寡人唯二三子 **疏** 集矢至三子 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摠名為佳佳

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用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任此忠者為寡人也今若背

之棄其助鄭之力與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人此棄力背言之責唯二三子耳 秋七月

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 攝君 **疏** 子罕

當國 正義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今子
罕當國者鄭國聞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
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也是正卿知
當國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年國家無虞今信公
年雖長大為偏於晉 子駟為政 為政
楚故今子罕當國也 脚 子國為司

馬晉師侵鄭

晉伐喪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疏

官命未改正義曰先

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
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
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會于戚謀鄭故

也鄭又叛晉

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

虎牢舊鄭
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

之言今不來矣

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

子

疏

元年至武子

正義曰元年伐鄭次于鄭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未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

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三國齊之屬

寡

君之憂不唯鄭

言復憂齊叛

營將復於寡君而

請於齊

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

得請而告吾子

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

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

豈

唯寡君賴之

傳言荀偃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

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

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

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偪奪其權勢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

申

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晉侯出其國都

與公盟于外

疏

注晉侯至于外 正義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

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

敢使國君就已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公至

自晉

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

疏

注不以至非會 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晉侯餘與列會

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於無定也但此盟于長檮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刻期也

必不得以長檮到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

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宮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疏

注雞澤至無幾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聚盟五則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

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泚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宮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泚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泚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勅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歆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實

聖賢之垂意以爲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爲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雜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是命使盟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

而自來故言如會

疏

注陳疾至如會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加貶

正義曰凡盟主召其同

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魯君後期則摠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後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之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鄆伯鬬頑如會自是後皆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故書如會爲卒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

雞澤之諸侯也陳袁僑者明者侯大夫所以盟盟表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疏

注諸侯至經誤

正義曰諸侯盟會歷年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為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日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此摠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摠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魯史魯史所記詳內略外僖十五年杜丘之盟下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

大夫其內可以兼表僑而殊表僑言及陳表僑盟者明此
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爲盟陳表僑耳且上文難
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
大夫則不得包陳表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
簡選練克

鳩茲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

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

文被練練袍

疏

注組甲至練袍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

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

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
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
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
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
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丈不言
甲必非甲名被是覆蓋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
雖並無明證而
杜要愜人情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

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

所獲不如所亡

當時君子

疏

注當時君子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

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丘明自言託之君子此傳君子謂子重亡多於獲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為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

楚人以其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

憂悲故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

位而朝

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

相儀也稽

首首至地

疏

注稽首首至地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

正義曰周禮九

知武子曰

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仇讎

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

鄭服前年

將合諸

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

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

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

郟外

與士匄盟郟水名

䟽

盟於郟外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

正義曰此是士匄適

若是地名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

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郟爲水名其水蓋曲而近城故稱郟外邾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

之而卒

解狐卒

䟽

讎也

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奚皆謂之讎此是

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稱其讎不為諂也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

其偏不為黨

諂媚也偏屬也

䟽

稱其至為黨

正義曰故令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

姻也立其子則心在親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本祁
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
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波意故以諂爲媚媚愛也言爲諂
以求愛也偏者半偏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己
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
名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
舉其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

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

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

也

疏

建一官而三物成

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

一也變文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能舉善職事案解狐得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祁奚有焉

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

疏

詩云至似之

正義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大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頃公王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

多難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

袁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袁僑濟塗四出涼

疏

侵欲於小國正義曰多有

所欲求索無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陳請服也

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晉侯之弟揚干

亂行於曲梁

行陳次

魏絳戮其僕

僕御也

疏

魏絳

戮其僕

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立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

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謀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跽諸市肆之三日鄭立云膊謂去衣

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跽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

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

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

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

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

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快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

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御僕

疏

事君至逃刑

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獨爲此

事而言也服虔去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則斬僕依軍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木其宿心非是專爲此事耳

將伏劍士魴張老止

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

也

疏

將伏劍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臣聞師衆以順

為武

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

疏

臣聞至用鉞

正義曰臣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為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

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從舍罪人是為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畏懼死罪放舍罪人不為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為不敬

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若不討
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
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
致教訓至於用戣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 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

請歸死於

司寇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為重過

敢以為請

請使無死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羣臣旅會

今欲顯絳故 **疏** 與之禮食 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特為設禮食 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

禮食 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

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顥

魏絳俱是魏犖之子顥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顥別為

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顥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

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犖孫計其年 **張老為中**

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軍司馬 代魏絳 **士富為侯奄** 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

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

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
百日誤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

氏薨

成公妾襄公
母妣把姓

說

注成公至把姓
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

正義曰二年

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
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把鄭之徒皆妣姓據
大者言之故云妣把姓
疑是把女而未審故也
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妣

無傳定謚也赴同拊姑反哭成喪
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

葬

說

注定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純行不美曰定舊
說妾子為君其母不得成為夫人故杜詳言之於

例赴同稱薨也拊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
三禮皆具薨葬儀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
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
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

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妻賁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妣氏薨葬皆以禮備爲文明季文子雖議從時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闕也禮公子爲其母練冠繅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爲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爲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妣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爲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意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妣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妣薨葬成尊成風

定以並無譏文
知其法得成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

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
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知時

未可
今我易之難哉
晉力未能服楚
受陳爲非時
三月陳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疏

注軍禮不伐喪
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
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平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為下陳
圓頓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
在元年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
周禮以鐘鼓

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
遇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工歌文王

之三又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
雅之首文王大明絲

歌鹿鳴之

三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

疏

金奏至三拜
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

正義曰

鐘鐘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鐘師掌金奏鄭玄大金奏擊
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也又燕禮注去以鐘鐃

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時夏肆夏是
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
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工歌鹿鳴又略
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夏亦是工人歌之工
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鳴亦一足工歌之耳一注肆
夏至夏曲 正義曰周禮鐘師凡樂以鐘鼓奏九夏王
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言驚夏言以鐘鼓奏
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
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
陔夏公出入奏驚夏定本納夏爲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
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過梁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元之樂也文王之
三盡文王大明繇以文王爲首并取其六二篇以爲三則
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六一夏以爲三也且
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其其次

二夏并肆夏爲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過渠
故杜以爲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忽夏一名過納夏
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
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
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
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當時邁曰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同之多也故執
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
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
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
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說各
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焯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
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
一大明縣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
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過渠是其
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

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
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凡爲
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過渠是一字以
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過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
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過渠是肆夏明
過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合左氏三夏之
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爲準
先儒以樊過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爲思文分字
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言又爲句何爲不
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之

行人通使之言

疏

注行人通使之言

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一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

藉薦也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尊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牧伯

疏

注元侯牧伯曰周禮大宗伯云八

正義

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牧謂侯伯者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命爲二伯得征五

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爲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

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

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疏

注及與至相樂正義曰

及與也釋詁文言不敢與在其閒而聞之魯語并陳兩事乃惣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俱不敢聞此分之爲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絲言文王之與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算早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爲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外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肆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己臣爲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

也燕禮升歌訖乃為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
訖乃為閒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閒代也故
燕禮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是也閒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
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
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立詩譜云天
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
邦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
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閒所用則鄭立云未聞也燕禮
升歌小雅笙歌閒歌亦用小雅則笙閒用詩與升歌差同
而去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
陔閒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
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
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焉歌鹿鳴
穆叔以己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二歌鹿鳴則是享燕

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容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

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

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疏

注晉以至魯君正義曰詩序言

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己之臣以己臣為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己為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四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君迎為異餘悉與己臣同也

四

杜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騂騂然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

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疏

注詩言至勞之正義曰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

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已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

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

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

疏

注皇皇至四事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

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為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

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為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

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臣聞之訪問於

善為咨

問善道

咨親為詢

問親戚之義

咨禮為度

問禮宜

咨事為諏

問政事

咨難為謀

問患難

疏咨親

至為謀

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為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三者與此皆異韋昭

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為事事當為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

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

五善為諮詢度諏謀

疏

臣獲五善一善故并咨為五魯語云君既使臣

正義曰教之咨人即得

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焉六德言自謂知所無及懷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為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

秋定如薨不殯

于廟無襯不虞

襯親身棺季孫以定如本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

反

䟽

注親親至反哭

正義曰親者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為虞祭今定初

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初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曰君即位而為柩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觀今議欲不為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為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

匠慶謂季文子

匠

魯大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為

夫人禮不成

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言裏公長
將責季孫

初季孫爲己樹六櫝於蒲圃東門

之外

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櫝欲自爲櫝

疏

注蒲圃至爲櫝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

正義曰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樹菜蔬爲圃治禾黍爲場場圃同地耳故社以場明圃圃名蒲也櫝是爲櫝之木知季孫樹之

欲自爲櫝也

匠慶請木

爲定似作櫝

季孫曰略

不以道取爲略匠

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

是之謂乎

疏

季孫至謂乎略今律略人略責人是也季孫言略

正義曰不以道取爲

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爲之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

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楨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
今之爲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
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記所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去議
從略賤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

注御止至異文

正義曰止寇謂之禦御即禦也故訓爲

止季孫本議欲無觀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爲櫬而已尚不
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不反哭則不得書
葬今定如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

冬公如晉聽政

受

賦多少 晉侯享公公請屬鄆

鄆小國也欲得使屬
魯如須句顓臾之比

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
相者爲之言鄆今琅邪鄆縣



注鄆小至鄆縣 正
義曰附庸附大國耳

鄆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
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况

節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顯史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
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國內共為此計使
相者代公言之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

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晉官發發之命

䟽

注晉官發發之命正義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

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未葬解之此以發發解之觀文為說

鄭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

小闕而為罪

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

以自助 晉侯許之

為明年叔孫將節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聞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聞何
出缺

無終子嘉

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
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

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
莊子魏絳

晉侯曰

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

也諸華必叛

諸華
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

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訓夏書
有窮國名

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疏

注夏訓至之號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

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

號曰有窮鉏

疏

注禹孫至國名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爲羿所距書序

云太康失邦是爲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立尚書序征六推仲康讓位四遷 一遷云羿登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爲天子則仲康非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夏流殺斟灌以滅后相相

依斟灌故流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浞殺

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窮高宗滅蓋與羿並稱王也

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寒浞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墮方

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恃其射也羿善射

善射

江羿

正義曰尚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

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善射官也賈逵云羿之

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善射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魯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不脩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民事而淫于原獸

淫放原野

弃武羅伯因熊羆

尤圉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

伯明后寒弃之夷

羿收之

夷氏

疏

伯明后寒弃之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

之時而棄不收采也

注夷氏

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

正信而使之以爲

己相浞行媚于內

內官

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

歎問之

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游田

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

樹立也

外內咸服

詐信

羿猶不悛

悛改也

將歸自田

羿獵還

家衆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

食羿子

疏

家衆殺而亨之衆人反羿以從

正義曰家衆謂羿之家

去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恩天下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

其子不忍食

諸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

靡奔有萑氏

靡夏遺臣事羿者有

萑國名今平原萑縣

浞因羿室

就其妃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

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右相所依樂安
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

亭

疏

注二國夏同姓諸侯
正義曰世本文也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
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

疏

注戈在宋鄭之間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

間有隙地焉曰
岳戈錫是也

靡自有萑氏收二國之燼

民

疏

注燼遺民
正義曰燼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
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

父兄之讎故靡
得收而用之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
相之子

少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
康子

疏

注

杼少康子

正義曰夏本
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

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

疏

有窮至故也

正義曰有窮改有窮之號

見龍圍本羿弃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

昔周辛甲之爲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

辭戒

疏

注辛甲平王過

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王過

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爲武王時大史也闕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爲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爲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駟子瑋瑋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陶除大傳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於虞人之箴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爲之

虞人掌

田獵

疏

注虞人掌田獵。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澤野萊謂

芟其草萊以爲殺圃之處詩毛傳云大艾草以爲防是也

曰芒芒禹迹畫爲九

州

芒芒遠貌畫分也

疏

注芒芒至分也畫地分之以爲竟也禹貢唯冀州帝

正義曰畫分者言

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

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

經啓九道

啓開九

疏

注啓開九州之道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

正義曰既分海內以爲

州之道

疏

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

判旅九川獮源九澤既岐故此亦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也

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也

疏

在帝夷羿

正義曰帝王之號當時所稱三代

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諫而不稱爲帝其統天下實與帝同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使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爲帝此羿篡立爲王故以帝稱焉

忘其國恤而思

其麀牡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疏

注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

爲重累之重故爲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用不恢于夏家

羿

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

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

及后羿事

疏

於是至及之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

正義曰絳本

開公問遂說拜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爲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

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

貴貨易土

荐聚也易猶輕也

疏

注荐聚也

正義曰釋言

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

成功二也

聳懼狎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頓四也

頓壞也

疏

注頓壞也

正義曰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鑒于

后羿而用德度

以后羿為鑒戒

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

時

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訖

救鄆侵邾敗於狐駘

滅訖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

南有日

疏

注蕃縣

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蕃讀如藩

台亭

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

改皮音而為蕃字因而不改也

國人逆喪者皆髻

魯於是乎始髻

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髻而已

疏

注

麻至而已

正義曰髻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

意說鄭眾以為象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

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繼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
縉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縉母喪孔子誨之曰爾母從從
爾爾母扈扈爾鄭玄去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
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
繼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
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
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髻是髽之
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
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
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俾言魯於是始髽者自
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
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壘始始也鄭玄去時家家有喪
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髽者依喪服婦
人爲斬衰三年者髽故喪禮云女子子在室笄并髽衰三
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
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

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筭無首素總也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

我於狐駘

臧紇時服狐裘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

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

發子產父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

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疏

注魯衛至地闕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

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
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蒧使與林父會吳故不
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去去吳人鄆
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去魯吳者爲吳人先
在善道蒧與林父往彼會之故去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祖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
吳也公羊以爲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去
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

會于

戚 公至自會

無傳

冬 戍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 戍陳各還國遣戍不

復有告命故

獨書魯戍

疏

注諸侯至魯戍 年戍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棠傳皆諸

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為 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

戍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戍鄭虎牢 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戍也

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在晉既聽屬郟聞其 見伐遁命臧紇出救故

傳稱經公
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
士也戎陵

虢周室故
告愬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

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
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

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
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于

晉以成屬鄆

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
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

疏

注覲見
至成之

正義曰覲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鄆雖
被晉許而鄆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

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
俱受命

於魯故經不書
及比之魯大夫

疏

注豹與巫大夫
正義曰巫若自受
命則屬魯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

命之令與豹同行與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

吳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

且

請聽諸侯之好

更請會

晉人將爲之合諸侯

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

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備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

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疏

注雩夏至書旱正義曰例稱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

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為祈禱故
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為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
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為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
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
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
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為旱禱而不書旱者
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
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楚人討陳叛故

討治也

曰由今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
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

於是不刑

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
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
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
言不刑

疏

注陳之至不刑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
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

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與兵致
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
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
爲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
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

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

賢人以定之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

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
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疏

注共王至不可 正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己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共于殺此三人望解己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

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

疏

注亦逸至成功 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亦前逸

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為二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為一事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疏

注公及至告廟 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

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莘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

大夫聽命于會

鄆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

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楚子囊爲令尹

公子貞

范宣子

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改子辛所行

而疾討陳

疾急也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言晉

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

冬諸侯戍陳

備楚

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公及救陳而不
及會故不書城

棣城棣鄭地陳留酸
棣縣西南有棣城

疏

注公及至城棣
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

正義曰相十

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
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阼階
西鄉

疏

注在阼階西鄉
正義曰喪大記云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紛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
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
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
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
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
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

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
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宰庀家器爲

葬備

庀具也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備

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

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

疏

相三君矣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父

正義曰季孫行

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

華弱來奔

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

無傳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父行

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書十二
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

疏

注杞入至以名

正義曰

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疏

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

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止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

優調戲也

疏

注狎親至戲也。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

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

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爲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

爲優遂以優著名

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

是優爲調戲也

子蕩樂密也張弓以貫其

頭若械之在手故曰楛

疏

注子蕩至曰楛。正義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脊其

頭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楛桎在手曰

楛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楛故云以弓楛也。桎楛俱

名爲械。釋名云械者戒也

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

楛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

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

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

勝任

子罕善之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

疏

司城至如

見逐

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

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

注言子至得安

正

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彊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成

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
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

賂也

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

平

平四年孤貽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

鄆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

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

疏

注始代至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

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爲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爲政卿往見於大國也

十

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

於

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

圍萊

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甲寅堙之

環城傳於堞

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疏

注堞女至女牆正義曰

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逸其城知周而其城為土山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

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

年奔萊正輿子棠大夫棠菜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

齊師大敗之

敗湫等

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

器于襄宮

無宇相子陳完立孫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

遷萊子于郕國

疏

遷萊于郕

正義曰郕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

高厚崔杼定其田

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

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疏

夏四月至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去祀五帝前期十

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誓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

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
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
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
郊故免牲而不殺也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

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
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
唯四卜三卜爲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
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去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南遺假事
難而城之

疏

注南遺至城之
正義曰此傳唯

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
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無傳爲
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

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
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

疏

注謀救至

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

實爲子駟所弑以瘡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鄆也未

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疏

注實爲至會上正義曰魯之隱

閔實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弑則亦不以被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爲子駟所弑而以瘡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魯史不得書弑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

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鄆者赴以所卒之地故

書之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郟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郊祀后稷

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

生郊祀至殖者

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

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言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川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卑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緦主人使女受福于

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猶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疏

注啓蟄至春分

義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

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
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
其四月不可郊也正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
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
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
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
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
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
者然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
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南遺爲費宰

費季氏邑

叔仲昭伯

爲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疏

注隧正主役徒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

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今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爲主役徒者

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使遺請城

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

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

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

廢疾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

將立之

代厥為卿

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詩言雖欲早夜而行履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

不可

疏

詩曰至多露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

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
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又曰弗躬弗

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幾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疏

弗躬至弗信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宜

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靖安

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恤

民爲德

靖共其位所以恤民

正直爲正

正己

正曲爲直

正人

參和爲仁

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

如是則神聽之

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疏

詩曰至可乎

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

敬以居用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

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

民是爲德也正直己心是爲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

爲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爲仁也人能如是

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

好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注介助也景大也

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爲大也注靖共至恤民正義曰

天生丞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君之與臣

皆爲恤民而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

也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

致仕晉侯謂韓無

也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為之師長

疏

注為之師長正義曰無忌先為公

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

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

而尋孫相子之盟

盟在成三年

公

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疏

注禮登至一等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

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下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立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敵體並登

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安徐也

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

悛改也

穆叔曰孫子必亡

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

謂從

者也

從順也

衡而委蛇必折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

逐君起本

疏

詩曰至必折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

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爲臣而君自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爲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

得終其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職位

諸侯

晉會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魯成公

疏

注魯成公 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

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

適楚亦不禮焉

子豐穆公子

及其元年朝于晉

鄭僖元年魯襄三年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

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

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瘡疾赴于諸侯

傳言經所以不書弑

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

僖公子

陳人患楚

楚圍陳故

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

衷公

疏

使公子黃往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

第

為執

二慶使告陳侯子會

鄆之會

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

懼有二圖

皆君屬楚

陳侯逃歸

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燹蔡莊

公注鄭子至公子

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有宿

子**疏**

恐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與師以生

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後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與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違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達理故仲尼曰晉焉伯鄭入陳弄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

人邾人于邢丘

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疏

注時公至先歸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令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

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

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

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脩

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疏

注晉悼至多少大叔去文襄之霸也

正義曰昭三年鄭子

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

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辟罪

也加罪以戮之

疏

注辟罪至戮之

正義曰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而去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

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爲己討所以自解說也

孫擊孫

惡出奔衛

二孫子孤之子

疏

注二孫子孤之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

傳爲此說也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

公子燹

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

疏

注鄭侵至獲告正

義曰於時鄭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告不告也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

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

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爲戮矣

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

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

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

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獻蔡捷也

大

夫不書尊晉侯也

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

大夫以

疏

注晉悼至崇之 正義曰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

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去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即亦是有禮之事也

莒人伐我東

鄙以疆郕田

莒既滅郕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

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

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

晉

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
矯子游子子展子子子

子駟曰周詩有之

曰俟河之清人壽可幾何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
清遲喻晉之不可待

兆去詢多職競作羅

兆上詢謀也職主也言既
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

難無
成功

疏

兆去詢多 正義曰杜去兆上詢謀也
既上且謀各如杜此言則去是語辭

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

族家也

事滋無成

滋益也

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之言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

共幣帛以待來也下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

待於二竟

二竟晉
楚界上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

不為害民不罷兵亦可乎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矣五會之信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成又會城棗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

疏

注

三至邢丘正義曰鄆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

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言失信得楚不足貴

親我無

成

晉親鄭

鄙我是欲

楚欲以鄭為鄙已而反欲與成

不可從也

子言

駟不可從

不如待晉晉尹方明四軍無關八卿

和睦必不弃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

疏

八卿和睦正義曰八

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

舍之聞之

舍之子
展名

杖莫如信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發

言盈庭誰敢執其心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

疏

詩云至于道 正義曰詩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爲是之故其事用

此益不成也發言訥訥不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亦彼道上行人每得人即與之謀

意無所從焉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

注匪彼至適

從

正義曰鄭玄以匪而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

從

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以他物故以匪為彼言如彼行人逢值此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為道邁為行言道上行

人杜亦

當然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駢子駢名

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大夫

曰君命敝邑

脩而車賦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于處悉索敝賦

索盡也

以討

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

稱舉也

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
保守也

馮陵我城郭

馮迫也

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皇啓處以相救也

皇暇也
啓跪也

疏

注皇暇也
啓跪也
正義曰皆釋言文

也舍人曰閒暇無事
也李巡曰啓小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並
也控

也引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

痛

夫人猶
人人也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

孤郭
伯

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

命

見討之命

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

一个獨使

也行季行人也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年晉伐齊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謝公此春秋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及

及相赴

季武子曰誰敢哉

言誰敢不從命

今譬於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言同

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

遲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

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

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

宣子曰城濮之役

在僖二十八年

我先

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

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

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

不承命

言已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斥晉君

君子以爲知

禮

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

疏

注彤弓至知禮 正義曰文四年齊會來聘爲

賦彤弓齊會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齊會故齊會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

非常范句故范句
受之而為知禮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